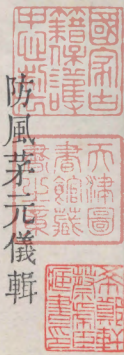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五



占度載

度三十六

四夷三

北虜考

睿皇帝復辟、念居虜中時、伯顏帖木兒有保護功、遣都督馬政齋綵幣賜其妻、孛來留不遣、而使皮兒馬黑麻入賀言、欲獻璽、賜敕誥責留馬政罪、且

武備志

卷二百二十五

占度載 度 四夷三

一

曰、璽非真、卽真秦物耳、朕不貴也、獻與否、惟爾馬政亦自虜中代孛來乞糧、不許、天順二年春、孛來大舉寇陝西、安遠侯柳溥統兵禦之、輒敗、猶時飾小捷聞、御史劉濬劾溥、溥行賄得釋、濬謫官、已而虜大熾、關中震動、乃召溥還、奪太傅、明年春正月、虜入大同、定遠伯石彪破走之、都督周贊都指揮李鑑戰死、其秋復寇大同、守將安陽伯李文避不敢出、虜直抵雁門、忻代殺掠甚衆、烽火達於京師、邊民大擾、遣都督顏彪、馮宗率兵屯紫荆、倒馬二

關爲聲援、虜益肆、往來自如、敕二關兵出雁門、虜始退、明年春、寇延綏、榆林守將彰武伯楊信拒却之、明年夏、寇河西、守將仇廉禦之、敗績、遂渡河、大掠關隴、震動懷甯、伯孫鏗兵尙書馬昂率京兵及河南山東兵西征、會曹欽反關下、昂討賊有功、不果行、而侍郎白珪、都御史王竑相繼出禦虜、其秋、李來三上書求款、廷議請遣使撫諭、乃命指揮詹昇齋敕諭、李來曰、比邊臣奏太師書言通好、事朕已悉知、朝廷故與北邊往來無間、負約構怨、常在武備志

爲備、仍敕虜使察占、毋多挾人來、畱其餘塞下、官
餼之、聽與邊人交易、孛來上書言、已爲諸部長、賞
賜不宜等諸部、禮臣言、孛來賜視諸部大流、獨其
君小王子與之同、虜貪且蔑、君臣分、以此怏怏、宐
稍塞其意、詔增幣一襲、未幾、小王子沒、或云孛來
弒也、虜共立其兄脫思爲主、稱馬可古兒吉思王
子、遣使入貢、賜敕招諭之、成化元年春、王子與孛
來並貢、復求報使、不許、頃之、孛來誘兀良哈九萬
騎入遼河、武安侯鄭宏拒却之、其冬、寇延綏、命彰

武備志

卷一百五

占度歲度四夷三

三二

武伯信率大同兵都御史項忠率陝西兵禦虜、皆
無功、虜諸酋亦內爭、孛羅忽者結毛里孩、阿羅出
者結札加思、蘭樹黨相攻、出沒河套中、河套、古朔
方郡、饒水草、其外爲東勝、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國初嘗守之、兵民耕牧套中、自東勝而外地、平行
虜來一騎不能隱、以故避不入、後以曠遠、徙弗居、
至是遂爲虜巢、邊民亡命者、時導虜入掠、邊事日
亟、而孛來勢分、復爲毛里孩讐殺、稍衰矣、札加思
蘭亦虜別部、居哈密北山、天順末始盛、侵掠哈密

文達將
是大臣
之識

雄視諸番、我因其貢、羈縻之、竟東渡河、與虜合、二年夏、大入延綏、適大學士李賢言、虜據套近我邊、我出彼歸、我歸彼來、禍無休已、宜令各邊守臣、簡精銳、窮巢穴、驅而去之、一勞永逸、國家雖費、不可已也、乃使彰武伯信爲平虜將軍、都督趙勝副之、率京兵萬人、諸邊兵合萬人、往擊虜、未至、虜入固原、都指揮林盛戰敗、詔促信行、信至邊、虜退、其冬復入延綏、參將湯允勳敗死、明年春、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邊謹備虜

武備志

卷三十五

占度職度四夷三

四

毛里孩不得貢、則渡河東侵大同、廷議楊信兵少、不足制虜、於是、以撫甯侯朱永爲平胡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詔永駐軍代州、先是、毛里孩已攻殺孛來、弒其可汗馬可古兒吉思、虜更立可汗、毛里孩復弒之、并逐少師幹羅出、自稱黃芩王、別會孛魯乃稱齊王、並遣使貢、而瓦剌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兒者、亦來貢、使者顧挾兀良哈夷、由喜峯口入、故事、宴勞北使、優於他夷、至是、以其混兀良哈使來、且入

喜峯口非制、乃以夷使禮禮之、虜使恚、有違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服罪、乃遇以故禮、禮部言阿失帖木兒兩月間使進貢者二、又不循故道、殆其結各虜徑近狎至以窺邊、宜遏絕其奸、於是賜敕言、自爾祖脫歡而來、朝貢信使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常處、未嘗雜引他夷、生事端、故朝廷待之不疑、今爾貢兩月再遣、又同朶顏使從東來、朶顏卜刺俱我屬衛、朝貢有節、今無故糾以來、非法也、爾自今其體前人心、歲冬農隙時聽遣使、使毋過三四十人、

武備志

卷三十五

占度歲度四夷三

五

仍從大同入、朝廷得一意款待、毋傷世好、長久之計也、瓦剌自也先死後、數歲戢、至是復稍張、與毛里孩諸酋拿兵爭雄長、諸酋亦坐是不得并力於我、未幾有滿四之變、滿四本名俊、故元平涼萬戶把丹之孫也、國初虜降者、皆處以邊地、謂之土達、俊處涼州三岔溝、號滿家營、有衆數千人、時出行劫、邊將墨其財、俊厭苦之、會其黨事發、詞連俊、四年秋、遂據石城爲亂、石城天險、卽唐吐蕃石堡城、王忠嗣所謂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者也、甯遠伯任

壽廣義伯吳琮合兵三萬擊之、大失利、於是命都督劉玉都御史項忠征之、忠圍困其城、數月不下、伏羌伯毛忠指揮周璽費澄俱戰死、廷議謂賊未平、且勾虜滋蔓、請濟師、大學士彭時持不可、明年二月、俊黨楊虎靈降、誘俊出戰、擒之、并其黨磔于市、始俊計事敗、且入虜、以圍急不得出、比俊誅、邊將已報虜入套、窺邊矣、其冬、阿羅出糾兀良哈寇延慶、於是撫甯侯永爲平虜將軍、都御史王越督師往、延綏禦虜、永至邊、以捷聞、論功、越等俱陞賞、

武備志

卷三十五

古度職度四夷二

六一

相繼掠固原延寧諸處邊臣屢疏聞詔讓輔越玩
寇罪延綏巡撫余子俊建議埤山築墻設墩臺砦
堡以制虜從之虜自是不敢大入延綏毛里孩孛
魯乃阿羅出三會亦稍衰敗而滿魯都入河套稱
可汗亂加思蘭爲太師九年秋九月與孛羅忽並
寇韋州王越偵知虜盡行老弱巢紅鹽池可取也
乃與總兵許甯遊擊周玉率輕騎晝夜馳三百餘
里襲擊之擒斬三百餘級獲雜畜器械甚衆盡燒
其廬帳而還虜自據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人

武備志

卷三十五

占度載度四夷二

七

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誰何徼所遣老弱及
殺吾民以上功冒陞賞三遣大將朱永趙輔劉聚
出師大抵效邊故習虜益橫內地且自危故用事
者始議搜套聚兵八萬糜資儲無筭頻歲師不出
至是捷虜內失其孥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彌
已復稍稍東寇宣大遼東誘兀良哈爲導十一年
秋滿魯都亂加思蘭並遣使貢未幾復相讎殺始
亂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爲可汗恐衆不服
謀殺滿魯都而立幹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

幹赤來、亂加思蘭、匿不與、攻逐滿魯都、併有孛羅
忽之衆、滿魯都部、曾脫羅千、亦思馬、因復攻殺亂
加思蘭、亦思馬、因稱太師、自亂加思蘭死、虜數歲
稀入寇、大璫汪直恃寵喜事、數握兵、徼戰伐、功王
越朱永附和之、諸大臣、心知其非、不敢爭、十六年
春、邊報至、遂命永爲征虜將軍、直與越俱督師出
塞、捕虜、先是永征建州、越不與、以爲恨、至是越聞
套虜有居威寧海子者、給永由他道、身與直率輕
騎、乘雨雪襲擊之、斬首四百餘級、擒百七十餘人、

武備志

卷一百五

古度載度四夷二

八

班師論功、封越威甯伯、越有智畧、其用兵能以奇
取勝、徒以附直、故爲世所訾、是後屢與直奉命出
師、十八年春、禦虜于延綏、小捷、賞賚甚衆、虜亦益
盜邊不休、明年夏、入大同諸堡、殺掠人畜數萬、守
將許甯以捷聞、虜旣得利、長驅入順聖川、散掠蔚
朔諸州、烽火徹于圻內、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
力戰却之、虜去輒復來、至成化末、迄無甯歲、而是
時滿魯都已衰弱、不知所終、其入寇者、復稱小王
子、或稱把禿猛可王、卽故小王子後也、與其太師

亦思馬因不協、頗相攻、二十三年、哈密都督罕慎
報太師亦思馬因死、而瓦剌有兩太師、革捨弟阿力古
革捨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爲太師、革捨弟阿力古
多與相讐、殺西走掠哈密、當克捨時、嘗以小王子
遮絕貢道、請借兀良哈兵襲之、不許、小王子死、弟
伯顏猛可代爲小王子、宏治元年夏、小王子奉書
求貢、詞稍慢、自稱大元大可汗、下兵部廷議之、莫
國公張懋等言、虜僭名號、自其故態、不足誅、卽先
朝亦嘗寬假、宜令守臣納其使、從之、伯顏猛可立

武備志

卷一百一十五

占度歲度四夷二

九

以年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與瓦剌屢入
貢、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皆習邊事、進
疏至、輒得請、戎備修、又數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
利、虜奉約謹、不敢大爲寇、故當宏治初、諸邊稀虜
患、異成化時矣、其後乃有火節、火節者、脫羅干之
子、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兵、劫諸部、屢寇邊、獲
財畜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邊患、復熾、十
年冬、寇肅州、巡撫吳珉不能禦、以王越鎮陝、節制
諸軍、越已奪爵、起自田間、明年秋、越率師襲賀蘭

山後虜破之、明年虜寇榆林、寧夏大同皆殺掠多、
明年春寇威遠、遊擊將軍王杲敗績、右叅將秦恭
副總兵馬昇逗遛不進、皆論死、其夏連寇大同、總
兵王璽等失亡多、命平江伯陳銳及侍郎許進率
師禦虜、銳畏怯、遇虜不敢戰、嬰城自保、罷還、以保
國公朱暉代之、進亦致仕去、虜猖獗甚、京師戒嚴、
分遣文武大臣守朔、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荆、倒馬、
白羊諸關、以都御史史琳督師大同、虜解去、明年
春、送入延綏、守臣屢告急、復命保國公暉都御史
武備志

卷三十五

占度載度四夷二

十一

琳統諸路兵西禦虜、奄苗達監軍、暉行至河套、襲
虜斬三級、驅牛畜數百歸、賞賚有差、廷臣屢言功
薄不當賞、報聞、虜分道掠固原、寧夏諸邊、輒從花
馬池入西北、大擾暉等不能禦、都給事中屈伸疏
劾之、詔讓暉、因召還、以秦紘督師鎮陝、紘至邊、大
治塹築堡、虜稍靖、十七年夏六月、歸正人報虜有
異謀、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合譯審虜情、因諭
以京軍當恤、督將須得人、健、東陽頓首、朝廷養兵
衛畿輔、而工役煩多、耗士氣、非制宜、釐其弊、上納

之時天子仁聖孜孜求治憤虜桀驁欲一創之會其秋虜入大同殺墩軍上遂召健等議出師討虜曰墩軍皆吾赤子虜殺之不道宜問罪臣健對陛下垂念赤子德至厚然兵危事未易輕動上意未釋臣遷言邊事急孰與京師疲內以事外非完策臣東陽言北虜與柔顏通潮河川古北口去京師一日而近虜若道此而我軍顧遠出大同東西奔走自弊之道也上曰兵卽未遽出宜蒐乘蓄備以需皆頓首曰善已召兵尚書劉大夏諭如初大夏武備志

亦力言未可上曰太宗時師行頻往輒摧虜今何以不可大夏曰太宗時兵餉足將士經百戰足辦虜故利也今承平久人不習兵餉又乏陛下試度何如太宗時師出之日非獨不能制虜徒毒擾邊人耳上憮然悟曰朕幾誤計乃寢師然猶拜朱暉爲征虜大將軍苗逵史琳督師豫簡京軍俟報至乃行而使都御史閻仲宇往大同通政參議熊偉往居庸督餉虜引去暉等罷行明年春虜三萬騎圍靈州詔督諸鎮兵往援虜圍久不克解去散掠

內地總兵李祥偏將仇鉞擊走之。敬皇帝崩踰月，虜大舉寇宣府。總兵張俊分遣諸將禦之，皆爲虜所圍。俊疾解救，遊擊將軍張雄、穆榮敗沒，士死傷數千，失亡人畜無筭。復命苗達、朱暉、史琳出禦虜。都督李俊、神英都指揮陳雄、張澄佐之，皆無功。言官劾暉等老師費財徵還，其冬虜入鎮夷所，指揮劉經死之。復自花馬池毀垣入，掠隆德、靜寧、會寧諸處。再旬乃退。關中大震，陝西巡撫楊一清疏言：諸將觀望莫相救，致虜深入，多殺傷。宜擇大臣節

武備志

卷三十五

占度載度四夷二

十一

制諸路，令乃可行。詔以一清爲總制。時正德元年春也。一清條上修邊諸事行之。會逆瑾竊柄，輔臣本兵相繼逐。一清旋亦致仕去。諸奄四出，稱守備監軍，暴螫行間，邊事益困矣。三年春，虜近塞下，命兵部侍郎文貴開府督師。貴所請度支金錢巨萬，名修邊費。然半輸瑾所虜殺掠男婦數千，雜畜器械倍之。莫誰何。明年夏，命工部尙書才寬節制。延寧、甘肅諸軍，貴專督宣大。其秋，虜伏大眾於延綏塞下，遣輕騎攻新興堡。副總兵侯勛禦之，伏起被

圍會救至、虜解去、喪馬二千七百餘匹、殺傷畧當、寬以捷聞、其冬虜入花馬池、寬禦之、敗死、總兵馬昂與別酋亦孛來戰於木瓜山、諸處頗有斬獲、其年亦不刺入西海、亦不刺者、小王子丞相也、小王子與火篩讎、殺火篩死、復以他事怒、亦不刺欲殺之、亦不刺懼、擁萬衆掠涼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奪其誥印、諸番苦之、西海自是始有虜、別部阿爾禿斯與亦不刺合、日與小王子尋兵、敗則掠邊、破堡寨五十餘、殺兵民千餘、雜畜糧械、失亡無筭、守臣

武備志

卷一百五

占度載度四夷二

十三

輒以捷聞、七年秋、遣人至肅州、求邊地住牧、且請婚哈密、議欲遂、招之以捍虜、不果、明年夏、再來請、甘肅巡撫張翼、啗以金帛、令遠徙、虜遂掠烏思藏、據之、轉掠松潘、洮岷、無寧歲、小王子復屢入宣大、塞殺掠、慘於西陲、守將潘浩等不能禦、罰治有差、八年夏、五萬騎由大同入、犯甯武、倒馬、諸關、山西守臣請調它鎮兵、戍大同者、還守關、兵部議、寧武三關、所以蔽山西、而大同所以蔽寧武也、若專守寧武、是自撤藩籬、非計、大同兵、宜無動、而別調內

地兵戍寧武從之、以咸寧侯仇鉞總兵禦虜、鉞至大同、屬虜寇萬全衛、與戰於沙河、失亡多以捷聞、未幾奏虜退、召還、明年秋、小王子入宣大塞、別部自懷安入順聖川、遊擊張勛守備田琦、廉彪戰死、總制都御史叢蘭告急、詔奄張永督宣大、延綏兵、都督白玉爲大將軍、協蘭禦虜、他將皆屬、分遣撫寧侯朱麒等守古北口、及紫荆諸關、永等多挾從人、請乞煩、未出國門、已費度支金錢十餘萬、卒無功、蘭玉與虜戰于平虜城南、潛置毒飯、田間如農家餉、虜食之多死、明年秋、十萬騎入固原塞、明年夏、入大同塞、詔都督劉暉、侍郎丁鳳率師禦之、虜突入白羊口、大掠而去、未幾復以七萬騎分道入、總兵潘浩與戰于賈家灣、敗績、都指揮朱春指揮王唐戰死、浩再戰再敗、虜遂犯宣府、殺掠無算、浩奪三官、諸將罰治有差、十二年秋、五萬騎入大同塞、屬天子以遊幸至陽和、親部署諸將禦虜、總兵王勛等遇虜於應州、爲所圍、上督兵援之、衆殊死戰、虜稍却、會暮休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酉、戰百

餘合虜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黑霧晝晦、
上乃還是役也、獲虜首十六級、我軍死傷數百、乘
輿幾危、上命守臣告捷於朝、駕還羣臣迎賀、賞賚
有差、是後虜雖歲犯邊、然罕大入、小王子死、有三
子、長阿爾倫、次阿着、次滿官、噶阿爾倫前死、二子
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着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
卜赤、稱亦克罕、克罕猶可汗也、然亦稱小王子、如
故嘉靖元年、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秋、大
同巡撫張文錦、以鎮城孤懸、追虜築水口等五堡、
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卒憚行、叅將賈鑑督之嚴、
叛殺鑑及文錦、多走出塞降虜、明年虜屢入陝西、
諸塞殺吏民、亦不刺復駐牧賀蘭山後、出沒擾邊、
詔起楊一清爲總制、一清議剿、尙書金獻民議撫、
會王憲代一清、乃下憲議、憲亦言逋虜不大創、患
無已、時已勒所部待師期、詔憲慎防守、毋輕出塞、
六年春、虜連寇宣府、叅將王經關山俱戰死、其秋
數萬騎入寧夏塞、王憲督總兵鄭卿、杭雄拒却之、
斬首二百餘級、明年春、掠山西、其冬五萬騎掠宣

府總兵趙瑛等拒却之、已復大掠陽和、至朔州、指
揮趙源戰死、明年春、數萬騎入寧夏塞、杭雄禦之、
敗績、遂由鎮羌入西海、與亦不刺結親謀內犯、時
王瓊代憲、益修邊、虜亦稍却、未幾召還、唐龍代之、
十一年、虜款延綏塞、詔郤之、遂擁十萬騎入寇、總
制龍請許貢以紓患、上曰、虜負罪宜討、大臣當戮
力振國威、乃取目前計、縱虜耶、龍連戰頗有斬獲、
虜以數萬騎渡河而西、襲十兒孩、大破之、十兒孩
者、亦小王子部落、遁入西海、與亦不刺阿爾禿厮
其患邊者也、明年秋、虜窺大同塞、總兵朱瑾議浚
濠塹、遏虜騎、大同卒素憚瑾治軍嚴、因是役也、遂
亂、攻殺瑾、總督劉源清欲盡誅諸亂者、卒愈囂、嬰
城叛、遣小王子金幣女伎、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
也、指代王宮曰、以此爲那顏居、小王子勒兵應之、
遊騎至應朔諸州、旋解去、亂亦隨定、是時小王子
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黃金犀毘、稍厭兵、其連
歲深入蹂西北邊、皆其別部、曾曰吉囊、曰俺答、二
曾亦元裔、于小王子爲從父行、其大父曰歹顏哈

有十一子、次日賽那刺有七子、長吉囊、次俺答、皆
雄黠善兵、吉囊壁河套、名襖兒都司、直關中、俺答
壁豐州灘、直代雲中、吉囊俺答各九子、子各萬騎、
其弟老把都亦數萬騎、壁張家口、諸昆從百十、皆
有分地、率盜邊自肥、日益強盛、名尊小王子、不受
其約束、小王子亦徙壁東方、直薊遼、號曰土蠻、異
種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于三部、虜或時
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因合
兵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專事我十三

武備志

卷五十五

古度歲度四夷二

七

年春入延綏、秋入花馬池、掠固原、殘安定、會寧二
縣、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禦之、斬首二百餘級、虜
東犯大同、十五年秋復入延綏、總督劉天和督諸
將禦之、斬首百餘級、明年春入甘州、大掠、已分掠
東西諸塞、無甯日、每入大率十萬、少亦數千、諸將
莫能禦、獨大同總兵梁震數以家丁劫虜、有功、虜
畏之、震死、家丁多走降虜、十八年秋、虜寇宣府、逮
總兵江桓、下詔獄、明年春入延綏、奪總兵周尙文
俸、其秋大掠宣府、至蔚州、堡寨盡破、總兵白爵遇

虜於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冒再遇馬連堡、又敗、
留兩月乃退、巡撫楚書以捷聞、西虜復掠固原、會
大雨道渰、虜騎困、弓矢盡膠、劉天和與戰、大獲、殺
吉囊子小十王捷聞、上喜甚、天和及諸將周尙文
等皆增秩、并錄輔臣本兵功、諸賞賚甚渥、明年秋、
虜遣使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撫史道以聞、詔卻之、
以樊繼祖督宣大山西三鎮兵抗虜、翟鵬督餉、兼
督畿南兵爲援、虜不得請、遂大舉內犯、吉囊先由
白泉口長驅至甯武關、石湖嶺、副總兵丁璋力戰、

武備志

卷一百五十五

占度載度 四夷三

十一

死、繼祖堅壁不敢戰、俾遊擊將軍周宇禦虜太原
北、死之、虜越而南、殺掠萬計、至平遙、居民掙白挺
與格、虜有斃者、以故却、而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至
石州、殺掠益甚、浸淫平定、壽陽間矣、言官交章劾
繼祖、竟不罪、罷歸、召翟鵬還、已復使督宣大兵、二
十一年、虜使石天爵再至、邊臣誘殺之、以功受賞、
俺答怒、入塞大掠山西、殘傷四十州縣、殺掠二十
餘萬、雜畜二百萬、衣襪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
萬區、踰月乃出塞、諸將觀望莫敢戰、獅參將張世

忠躡虜、鬪甚力、死之時、吉囊虜忻代妓淫日久、卒
死、俺答益張、二十三年十月、自萬全右衛深入內
地、言者謂撤防秋兵太早、上怒、逮翟鵬及薊州巡
撫朱方、下詔獄、杖死、以翁萬達代鵬、萬達有計畧、
詰邊蒐卒、次第修諸墻堡、戎備大飭、明年秋、虜以
數萬騎犯鐵裏門、鶉鵠谷、萬達分軍爲二、故帥張
達將左部、故偏帥張鳳將右部、達戰鐵裏門、虜却、
鳳戰鶉鵠谷、殺傷大當、虜欲解去、已憤曰、南軍不
數百、我以數萬返、何以復軍、乃益合圍、殺鳳、磁人

武備志

卷三十五

古度藏度 四夷三

十九

王邦直、素負勇力、提大刀入陣、獨殺數十人、竟鬪
死、軍沒、然虜亦大懼、明年復使使求款、邊卒犴前
事、殺之、萬達請治殺使罪、紓虜忿、且言虜款堅、宥
羈縻制之、毋絕、不聽、陝督臣曾銑謂虜巢套中、近
塞下、不驅之、邊患不休、銑欲復套、料兵實具、方畧
疏請、大學士夏言主其議、上業報許、而大學士嚴
嵩素與言相軋、思有以中、乃乘間訐言受銑金、妄
議興師、開邊釁、貽社稷憂、故帥仇鸞嘗以貪暴爲
銑劾繫獄、嵩嗾之、疏銑諸不法狀、上大怒、逮銑、誅

有不畏
死者自
當言之
有不畏
死者自
當主之

之并誅言自銑死後無敢言復套事矣二十七年
秋虜入大同塞萬達策虜趨鎮安堡使總兵趙卿
駐焉虜佯攻獨石卿違制悉兵走獨石虜遂踰長
安嶺掠隆永得利去詔罷卿貶萬達俸二秩明年
春虜犯宣府滴水崖萬達先謀知之乃檄大同總
兵周尙文曰虜且東二鎮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滴
水失期者罪無赦又虞尙文不時至則具疏請尙
文得旨介而馳未至裨將董暘江瀚力戰死亡其
軍尙文遇虜曹家庄大戰敗之虜恃衆不退益治
武備志

卷一百三十五

古度歲度四夷二

三

兵攻圍三日萬達計曰戰久矣兵必疲不援尙文
是棄師也率衆鼓行前虜走出塞己復寇拒牆堡
尙文以車兵敗却之尙文卒張達代萬達召還隨
憂歸郭宗臯代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 三十八

四夷 四

北虜考 三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夏、虜入大同塞、達禦之、虜爲三覆待我、達恃勇不戒、中伏力戰死、副總兵林椿援達亦死、達椿皆驍勇敢戰、邊人惜之、事聞、逮宗

武備志

卷二十六

占度載 度 四夷 四

一

臯等罰治有差、以仇鸞帥大同、其秋虜至鎮、鸞使其黨時義賄虜、令東寇薊、薊山外界虜恃三衛藩焉、至是三衛反、導虜深入、至古北口、詔發京邊兵數萬守要害、邊兵發虎符、遠不時會、京兵烏合、不任戰、虜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力禦之、稍却、虜分騎間道出師後、我兵大潰、虜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無筭、游騎至通州、京師震恐、集諸營兵壯者出邊、敗死、悉老弱、不過五六萬、而諸內使、厮徒負養在其中矣、倉卒從武庫索甲仗、武庫奄不時

發久之未能軍、兵部尙書丁汝夔始以聞、上大驚、詔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督九門、門各守以文武大臣、集武舉千人隸焉、別募良家子蒼頭義軍垂四萬、登陴、咸甯侯鸞保定、巡撫楊守謙俱以兵至、諸勤王兵先後至上內視稍強、拜鸞爲平虜大將軍、諸道悉屬、進守謙兵部侍郎、督師、釋故叅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令從軍、自効、虜至通州、阻白河、御史王忬先已悉收舟楫、不得渡、越數日、乃西薄都城、獲奄楊增等、令持書來曰、予我幣、通我貢、卽

武備志

卷五十一

占度歲度四夷四

一一一

解圍、不者歲一虔而郭、時天子坐西齋宮、望烽火四起、憂之無所出、召大學士嵩、禮部尙書階、問虜事、嵩言此掠食賊、不足憂、階言宜以計緩虜、令出塞待命、乃款如此、往復冀少遲、我兵集、虜可破也、上命集廷議、廷臣相視不敢發、司業趙貞吉抗聲言北虜無狀、至震動勾陳、奈何爲城下盟、第錄故帥周尙文功、出沈束于獄、捐帑金百萬、以百金易一虜、不效、貞吉受其咎、時束以理尙文功得逮、故也、檢討毛起言虜近姑許之、而後寒之、若何、貞吉

怒衆叱之上聞壯貞吉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稱
詔齋五萬金勞行營將士大將軍鸞計難貞吉拒
不受益縱部士辮髮冒虜掠村落有司捕獲不敢
法疏請上念大同卒首勤王卽有罪以迫饑困置
勿問第付鸞自治兵部遂下令勿捕有捕至反笞
捕者卒愈益驕患甚于虜衆籍籍歸怨汝夔矣汝
夔顧語諸將虜方盛未易得志計無如守諸將畏
虜誘言汝夔禁不敢發語浸上聞而守謙亦恐戰
未必利少挫且張虜約勒部士毋輕動虜縱掠近

武備志

卷三十一

占度載度四夷四

二二

郊至西山中貴人園宅別業多焚蕩環泣上前謂
汝夔守謙右虜左士使異類縱橫殘神鄉上震怒
逮二人下獄戶部尙書李士翔坐徵發不給褫職
冠服視事虜剽得子女金帛無筭意欲滿乃循諸
陵而北徜徉去欲奪白羊口大將軍鸞以十萬衆
尾虜不敢擊卒與遇潰鸞幾爲虜擒裨將戴綸徐
仁力戰乃免虜東循潮河川由古北口出諸將斬
遺稚弱八十餘級詐增鹵獲稱飲至汝夔守謙竟
坐誅貞吉亦以報命失上意杖謫詔鸞督京營兵

鸞議京營兵脆不習戰、請徵諸邊銳士集京師爲重兵部議、是撤垣牆蔽堂奧、非策、卒從鸞議、鸞意氣日盛、擅自議語署置、所上疏取報、可不下部、尙書王邦瑞力爭、不可、祖宗無是法、毋敢跋扈、端不聽、邦瑞尋罷去、虜旣歸、會疫、病人畜多死、所掠皆歸部落、稍中悔、大將軍鸞懼虜且復、至陰使人啗以開市、其冬、俺答遂上書求貢、明年春、使子脫脫詣塞下申請、督臣蘓祐以聞、下廷議、咸言邊事陵遲甚矣、姑從虜以紓吾邊、且永樂成化間嘗許□

武備志

卷三十一

古度歲度 四夷四

四

口三衛市、何靳于虜、詔給金十萬、易布幣、開市五堡、漸及延寧、以侍郎史道經略其事、兵部郎楊繼盛疏力條其不可、大概謂虜踐躡我八陵、虔劉我赤子、不能報、而反與市、損威重、長寇仇、甚矣、今之爲謬說者、不過曰吾外假馬市、羈縻虜而內得自寬、修武備、夫虜至逆也、至無饜也、人心憤之矣、不及時激厲其氣用之、而和以自弛、使邊人媮好衣美食、忘其憤而懈于戰、將愈隳、豪傑効用之心、何備之能修、往者邊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

之矣、是開百姓不靖之漸也、又不過曰、得馬以資吾軍、不知既已和矣、馬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善馬以予我、我歲糜數十萬、而無所償于虜、一不如意、彼必敗盟、以失信責我、纍端百出、此其害、廷臣皆知之、而莫敢言、惟陛下獨斷上雅不欲市、而方嚮用大將軍鸞、鸞持市議、堅相嵩唯唯而已、上不能奪、乃下繼盛吏、謫去五月、馬市成、虜奉約頗謹、我叛人蕭芹等素導虜謀中國、不利虜款、欲敗之、謂俺答曰、中國毒水上流、伏甲市傍、若幾殆、俺答固心疑、其左右復受芹賂、爲言芹有異術、能使城自頽、愈益動市、畢潛犯左衛、并使其黨爲內應、會謀洩、引還、史道遣人讓虜、虜內愧、因以千騎隨芹入試、其術不效、遂執以與我論功、道進尙書、鸞太子太傅、道復爲虜請、以牛羊易粟、廷臣多謂虜欲無厭、不宜聽、督臣蘇祐疏言、一牛數庾、一羊數釜、米如珠、而牛羊如山、竭廩不能厭也、虜無親而貪、寒盟其心耳、市虜以安邊也、朝市暮掠、何危如之、必勿許、詔從祐議、召道還、其冬、大人邊殺掠、邊臣

詰之漫應曰、此貧虜掠食耳、我不能禁、卽中國能禁民勿盜耶、已復請市、宏賜堡、御史李逢時以非期拒却之、俺答恚、益縱掠、別酋把都兒辛愛破遼東新興堡、殺指揮姚大漢等、指揮王相以所部兵四百退虜、千戶葉廷瑞佐之、戰俱力相死、廷瑞重傷、虜引去、議者咸咎馬市非計、鸞內恐、因請邊塞毋拒虜、縱其深入、內外合擊之、破必矣、兵部謂深人則蹂我畿輔、縱能破虜、其傷實多、鸞議細、復請率兵出塞捕虜、上不許、然鸞實中怯、無意行、特恃

武備志

卷五十一

古度歲度 四夷四

六

寵嘍咤、以虛聲聳朝廷、三十一年秋、鸞病死、都督陸炳暴其奸、詔剖棺尸、諸市籍其家、悉罷諸邊馬市、更言者死、三十二年春、虜入大同口、參將史畧死之、又入青邊口、副總兵郭都死之、遊擊孫邦丁碧力戰却虜、已又入延綏塞、副總兵李梅死之、其秋、俺答把都兒自大同入、徑趨紫荆、急攻、挿箭浮圖等峪、遊擊陳鳳、朱玉、率寧夏固原兵來援、虜卻鳳、玉追之、過浮圖、守者請犒師、鳳、玉曰、毋緩賊、吾旋軍、享之、及虜于三家村、大戰、竟日、虜敗走、未幾

小王子入宣府塞、抵赤城、大掠而去、俺答犯山西、
巡撫趙時春禦之、謀言虜有遊騎二十、去此兩舍、
可擒也、時春擐甲欲馳、總兵李淩爭不聽、遂前、伏
兵起、淩與子松及參將馮恩等皆戰死、時春走免、
三十三年夏、虜犯大同左衛、總兵岳懋戰死、逮總
督蘇祐黜爲民、其秋、數萬騎入薊州塞、總督楊博
募死士擊之、三十四年春、犯馬蘭峪、參將趙傾葵
等戰死、總兵周益昌來援、虜退、其夏、入青邊口、參
將李光啟戰敗、虜執以索贖、光啟罵虜死、其秋、大
武備志

卷五十一

古渡藏度 四夷四

七

舉犯宣大山西、叅將丁碧力戰死、參將馬芳以家
丁夜劫虜、逐出塞、三十五年夏、入宣府塞、游擊張
絃戰死、軍盡沒、其冬、小王子及打來孫以十萬騎
入遼東塞、總兵殷尙質戰死、亡卒千人、奪總督王
忬巡撫蘇志臯俸、是年誅叛人張邦奇、呂仲佑、邦
奇、衛舍人與邱富、周原、趙全、李自馨等、皆以白蓮
教捕急、先後叛入虜、虜居之豐州、號板升板升華
言屋也、富最用事、日夜教虜治攻具、墾田積粟、收
知畧士與謀、我邊民黠知書者、踵歸虜、俺答令富

試之能者統衆騎、不則給駝脫地、令事鉏耨、御史李鳳毛言虜累入犯、謀由富等、乞令副使楊順計獲、詔給順萬金、毋問出入、下令擒斬俺答諸酋、予萬金、爵伯、擒斬邱富、周原、三百金、授三品武階、副總兵田世威密遣富故人王勳及弟浩入虜、招富降、大同人孫廷美亦陷虜、與浩共說富、富問儒生計、安國留與歸、孰便、安國曰、公華人也、乃爲犬羊用乎、今官家方急、公宜亟歸、取功名、毋失、邦奇謂富曰、中國購若歸、且遣之、禽富怒、令邦奇與浩質

武備志

卷百二十一

占度載度 四夷四

八

邦奇罵浩、若賣邱公與中國耳、富怒殺廷美、浩約呂仲祐內應、攻大同、勳逃歸、謀復、弟讎適、邦奇挾虜騎至邊、索所藏倭刀、識書、伏甲執之、并得呂仲祐奸狀、俱伏法、論功陞賞、督撫諸臣官計安國爲鎮撫、厚恤浩、廷美家、三十六年春、把都兒以六萬騎入流河口、副總兵蔣承勳乘塞力戰死之、西虜犯延綏、副總兵陳鳳及其子守義俱力戰死之、其夏俺答入宣府塞、殺參將祁免等、冬大掠大同塞、俺答子辛愛妾桃松寨者、以私通部目蠻帶帶懼

誅來奔、辛愛大恚、縱騎索諸邊、總督楊順懼、議遣
還、或曰、無爾也、我失邱富而彼得蠻帶、沮降且辱
國、順竟私與之、辛愛磔以徇、虜自是益輕我、大攻
圍右衛、數月不解、右衛地斗入虜、南一面通川、虜
分騎塞道、衛大困、故將尙表以轉餉至、遮虜不得
歸、極力城守、虜不能克、議者欲棄右衛予虜、上問
大學士嵩、嵩意欲棄之、而難于言、乃對尙書許論
習塞事、請問論、論阿嵩極言衛難守、搖上意、上益
發兵援、三十七年四月、兵大集、虜解去、其冬土蠻

武備志

卷百二十一

古度載度 四夷四

九

犯界嶺口、馬芳拒却之、三十八年春、兀良哈導虜
由潘家口入、大掠近畿、詔逮總兵歐陽安、論死、切
責王忬、忬恐稱疾、并逮問、誅忬、復使楊博督薊、博
經略頗有緒、召歸、其年俺答由鎮羌入西海、留老
弱豐州、大同之守將謀乘間攻板升、拔叛黨、乃使
部將王孟夏等以三千人先趨、自以重兵繼之、斬
獲百餘、縱火焚其居、而不得邱富等、其後富以掠
邊中流矢死、四十一年秋、虜寇遼東塞、總兵楊照
率兵襲之、敗死、明年冬、虜大舉由墻子嶺入、大掠

順義三河諸將孫臏趙溱俱敗死胡鎮拔柵走京師戒嚴上怒逮督臣楊選誅之虜留旬日引去四十四年冬黃台吉突入洗馬林把總江汝棟伏銳卒二百搏之幾獲以救至脫去明年肅皇帝崩當帝世虜諸部獨俺答強黃台吉其子也尤剽悍嘗勸其父母臣土蠻土蠻伐之不能克遂與連和亦不刺阿爾禿斯始雖遁匿西海爲甘涼患然猶與虜角其後亦折而入于虜塞東西岌岌憂之帝嚴明慮軫邊計一不當輒執戮行間大吏嘗一與虜

武備志

卷五十一

占度歲度四夷四

十一

市未浹歲絕之而邊臣顧私賄虜相與爲欺蔽邊大圯隆慶元年秋趙全說俺答寇山西曰晉兵弱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藉宣雲爲救遠來罷安能抗我俺答乃分六萬騎四道並入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頭關卒皆悍勇邊軍遇之披靡副總兵田世威嬰城自守遊擊方振出戰敗入壁創甚總督王之誥聞變率六千騎抵鴈門檄大同總兵孫吳入援吳與山西總兵申維岳俱逗遛不進虜薄石州攻陷之殺知州王亮屠男婦幾盡

進攻汾州、趙全遣間爲內應、州人獲之、得先爲備、
虜攻八晝夜、不能克、遂分掠文水、交城、平陽、介休、
間所殺擄男婦復數萬計、邑里爲墟、時黃台吉以
偏師駐宣府塞下、綴我兵之誥、奉詔還懷來、護陵
寢、巡撫王繼洛駐代州、不敢出、虜留內地、浹三旬、
無與抗者、值雨潦、半亡其騎、乃遷延出塞去、事聞、
詔逮維岳、世威、諭死、繼洛謫戍邊、吳落職之誥罷、
去其月三、衛曾董忽力勾土蠻入薊州塞、大蹂昌、
黎撫寧樂亭、盧龍間、京師爲震、總兵李世忠避虜

武備志

卷百二十一

占度歲度 四夷四

十一

不敢擊、壁李家莊、虜圍之、援至乃解、總督劉燾巡、
撫耿隨、卿檄諸將追虜、會大霧、虜迷失道、墮棒、極、
崖中崖深十餘丈、積尸爲滿、後騎踐之而過、諸將、
張臣等訶知、爭趨至、割虜首報功、世忠乃濫及平、
民爲言者所劾、詔謫世忠戍、罷燾、放隨卿歸里、臣、
等以鹵獲有驗、晉二級、明年春、上詣山陵、顧瞻塞、
下、念薊急、以譚綸督薊、戚繼光總兵、綸與繼光皆、
嘗用南兵、破倭、相與計、薊兵屢勦、後有朝氣而無、
暮氣、不足賴、宜用南兵、益召募至三萬、令卒治塞、

膏以此
二公不
得封嗟
乎

垣夾垣爲臺高數丈矢石相及環薊而臺者三千
垣周二千餘里虜自是避不敢深入薊三年冬西
虜吉能率精騎西掠熟番靈藏等族留餘衆套中
寧夏總兵雷龍等襲擊之斬虜首百餘四年夏俺
答大舉犯平虜參將張剛幣賄虜使移攻威遠總
督陳其學率諸將馬芳等與戰漢虜相紛呶殺傷
大當虜退剛下吏其學去王崇古代其秋虜入遼
東塞至錦州總兵王治道自山海關馳至欲出戰
巡撫李秋曰千里趨利兵家所忌將軍且休矣治
武備志

卷百二十一

古度歲度 四夷四

十二

道不聽促叅將郎得功先進治道繼之虜伏起兩
將皆沒敗書至上方憂虜而大同報虜酋把漢那
吉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
幼孤鞠於俺答妻一克哈屯所長而儼俺答愛之
爲娶反慎部女曰大成比妓那吉又自聘免扯金
女未及婚會俺答有外孫女已聘襖兒都司矣俺
答聞其美自取之號曰三娘子襖兒都司怒且治
兵相攻俺答懼奪那吉所聘女與之那吉恚恨携
其妻及其乳母之夫阿力哥等扣敗胡堡求入總

督王崇古大同巡撫方逢時相與計此奇貨可居吾豐館餼飭輿馬予官爵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而急之則因與爲媾令繫板升諸逆以贖其孫不聽則脅誅那吉以牽沮其氣卽不然因而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立我以一屠耆谷蠡秩秩那吉勢必爭兩族相持我因按兵稱助推亡固存那吉懷德黃台吉畏威安邊之大畧也若循故事置海濱彼一窮胡雛何足重輕且恐失意颺去非計因具以其

武備志

卷三十一

占度歲度四夷四

十三

章上聞詔授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御史葉夢熊疏爭之謫去時俺答方掠西番得報疾馳歸約諸部稱兵入塞索那吉趙全益教虜必困我那吉乃出一克吟屯聞全謀哭罵俺答曰老悖不道死信漢叛兒反覆乃欲侵漢漢士馬強安能必得志是速殺吾孫也俺答乃擯全遣人來祈請崇古故不令見那吉引夷使登高閣騶從導那吉過其下使者訝此那吉耶胡爲乎漢威儀耶諦視之果那吉也大喜歸報俺答崇古因使使與俱說俺答

曰趙全諸叛逆、天下之惡一也、惡于中國而保于爾、何利請受而甘心、不則勿復望那吉矣、俺答始意中國、恚其歲犯邊、必殺那吉、及聞無恙、則大喜、敬謝使者、太師全吾孫、我何敢藏叛、虜稱我尊官、爲太師也、復使使來定約、因請稱臣、貢方物、開市、崇古爲聞、諸朝未報、屬黃台吉、以萬騎趨大同、崇古質責其使曰、與我好而掠我、何也使、謝曰、彼未及聞耳、無他端、因還語俺答、馳召黃台吉、黃台吉喜出、張家口、宣鎮兵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台

武備志

卷百二十六

古度載度 四夷四

七

吉曰、戰則敗、約我無辭于太師、整兵而西、出拒門堡、俺答隨收捕趙全、李自馨、劉四、呂老祖、諸逆梟、以獻、周元聞變、服毒死、始全與邱富俱附虜、富死、全益重、虜初入塞、止盜村落、不敢入城堡、全教虜左右、疏計課、校人畜、益習攻取、圍困掩襲、事諸鎮、疲于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萬、牛羊稱是自馨、及元差滅、最下者亦千騎、俺答每欲盜邊、先置酒、全家計定、乃行、全爲俺答建九楹殿、奉居之、尊爲帝、會大風、飄棟瓦、殺數人、俺答懼、不敢居、而全等

各建堡治第、擬於王者、陷石州時全計曰、自此塞
鴈門、扼居庸、據雲中上谷、效石晉故事、南北之勢
成矣、朝廷屢購之、不能得、至是乃伏法、全未至時、
己詔那吉歸、俺答迎之河上、祖孫鳴鳴相勞、苦曰、
帝天也、覆露我、使使入謝、申請貢市、崇古爲奏、虜
款堅、宜聽、且乞詔邊臣、毋燒荒、搗巢、生虜、擄、下廷
議、兵部尙書郭乾言、虜方求款、卽要我、以不燒荒、
不搗巢、他日者、若要我、以不乘塞、不設備、其將如
何、宜更議、毋遽許、廷臣咸言、市虜先帝所禁、奈何
武備志

卷三十一

占度載度 四夷四

五

弛之、崇古言、先帝時、虜方張、又勾自逆、鸞、故盟、易
寒、今虜實仰我、搏、額、待、命、何、慮、何、嫌、而、絕、之、歡、且
國初嘗王和甯王順甯矣、宏治間、小王子三歲、三
貢矣、是之不遵、而徒藉口于先帝、何也、因條爲八
議、以進、廷臣言、利者十三、言、害者十七、相持不決、
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言、崇古議、是、請於上、報可、
五年三月、封俺答爲順義王、昆都力哈及黃台吉
爲都督同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賓兔台吉等十
八人爲指揮同知、那木台吉等十九人爲指揮僉

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爲正千戶、呵拜台吉等十二人爲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爲百戶、昆都力哈卽老把都也、賜敕俺答曰、我祖宗受命御宇、內外率育、朕纘承不替、頃因爾孫來歸、特命邊臣護視、以禮遣還、爾懷戢朕恩、稱臣奉貢、俘獻叛逆、悃誠用章、朕遠稽前代、近覽本朝、款塞稱藩、厥有舊典、是用錫爾王封、并及子姓部落、皆有常秩、爾當堅守臣節、約束爾衆、毋爲邊患、朕亦敕邊吏同好、棄惡、爾毋食盟、自于天罰、俺答率所部受詔甚恭、

武備志

卷三十一

古度歲度 四夷四

十一

使使貢馬、謝百官班賀、兵部下市、令貢馬不過五百匹、簡上駟三十進御、夷使不過百五十人、設藁街于邊城、無令入都市、期自二月至四月爲率、大同于左衛威虜堡、宣府于萬全右衛、山西于水泉營、俺答以威虜無水、改市得勝堡、黃台吉與父不相能、欲自別異市、新平堡市物、虜以馬雜畜皮毛、我以金銀綵繒諸貨、官市畢聽民市、是年九月報市成、凡得馬七千餘匹、官給直六萬緡、賞賜酒肉布帛費四千緡、西虜吉能等復請市、詔予吉能市

紅山墩切盡着力二會市寧夏清水營始俺答受封時切盡等在營語使者曰我西陲之會也帝何遺澤焉崇古令使者好語曰若無虞陝西太師行爲若請矣旣而總督王之誥議令數歲不盜邊乃許崇古言吉能與俺答叔姪勢相依倚許俺答而不許吉能俺答必陰呼吉能市晉吉能亦必陰誘俺答窺秦彼兩利也市晉則物力不給窺秦則關隴驛騷我兩害也將旦夕生患安能數歲之誥議非是之誥去戴才代才上言陝西市諸番歲久不

武備志

卷二百七十六

古度歲度 四夷四

七

可令虜雜其間延寧二鎮雖迫虜然法令嚴無寸帛闌出者奈何自弛禁使虜生心無已則令東市三鎮示羈縻上請讓才而封吉能爲都督同知部會四十九人授指揮千百戶有差卒許市方三鎮市畢虜更乞月一市崇古爲請不許明年春老把都吉能相繼死俺答表言欲歸心佛教請金書經及刺麻僧詔給遣之已復以四事請給順義王甲封諸壻市鐵鍋聽虜使入京崇古皆言宜許兵部議旣予封矣其何靳于方寸之印予之當鐵鍋宜

勿予、卽予、予銅、毋予、鐵、使者毋聽、入止而饗之、邊諸壻、稍給財物、毋輕予官、從之、俺答機變、械飾身、赴市場、凜凜遵約、陰令其子弟躑躅、邀索、因而調停、示德、黃台吉市、每後期、部下卒時掠我民、復劫車夷、革固等東徙、革固者、不知其所從來、嘉靖間、始流居宣府、塞下而先是有史夷者、亦以黃台吉暴虐、自拔歸、御史劉良弼言、二夷雜處、爲我外藩、車夷旣覓、則史夷之勢自孤、史夷復去、則北路之藩盡撤、中國制馭、不可不謹、詔俺答歸車夷、自俺

武備志

卷一百一十六

占度職度 四夷四

十六

答款後、塞下稍甯、邊臣皆論功受賞、大學士拱上疏言、夷性如禽獸、然順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則狂顧反噬、非可以禮樂馴、法度約者也、當先帝時、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賜、關市之利耳、而邊臣倉卒不知爲謀、當事之臣、憚于主計、斬使絕之、致挑虜釁、自是大舉內犯、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安日、使邊民肝腦塗地、膏腴棄而不耕、屯鹽廢壞、豈惟邊事不支、而帑儲竭于供億、士馬罷于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則往事失計之明驗也、天佑國

家胡雛委命朝廷、處置得宜、虜遂感恩、請貢斯實、
天以安攘之機、授我、于是因而受之、名順義美、較
之往歲、呼關要索、相去千萬、九夷八蠻、聞風慕義、
孰不向化、威靈所被、南洽北暢、斯亦千古之一時、
已然、臣等所爲深謀遠圖、則不在是、昔先帝嘗切
宵旰之憂、下詔修塞者屢矣、然財力俱傷、迄無成
效者、非徒奉行不力之過也、實以虜擾應接不暇、
尺寸未成、而尋丈已壞矣、今虜效順、受封九塞、晏
然出國家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携貳
武備志

卷三十一

古度歲度 四夷四

十九

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沉幾密畫、次第舉行、卽虜或
背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勝在
我矣、則和可戰、可寓戰於守、寓守於戰、亦可此則
邊臣所當加之意者也、如昧制馭之權宜、苟一時
甯謐、遂爾偷安、卒然有變、何以應之、則其患又自
今日始矣、臣請三歲遣近臣視塞、以八事殿最邊
吏積餉、修險練卒、鍛甲督屯、理鹽養馬、招降皆以
數課計、治其功罪、績最者同斬虜、廢壞者倣失機、
上嘉納焉、萬歷九年、俺答故子黃台吉襲王封、丞

其妾母三娘子爲妻、萬曆十三年黃台吉故、子捨力克襲王封、亦收三娘子爲妻、已封忠順夫人、爲其經事三王、約束諸夷、奉中國唯謹故也、萬曆三十四年四月、捨力克故、長子晁兔台吉亦先故、孫卜石兔應嗣、而三娘子所生不他、失禮收其異母兄子那吉妻大成比妓、生子素囊者、最狡黠、多智、善用兵、脾睨王市賞、而侮卜石兔部落少、又幼孫行也、嫚言祖母忠順曰、爾老矣、何顏復與卑幼聚、且王事始吾母大成比妓、投降中國、中國以我父

武備志

卷百二十六

占度載度 四夷四

三

母故、授我祖王封、祖王故、應那吉襲王、那吉故、應我父、不他、失禮襲王、我父故、應襲王封者我也、卜石兔何爲者、我親祖母孫、不以我襲王而遺所不親之卜石兔、我必不能甘、矧爾老且病、經事三王、又戀戀黃口小兒之卜石兔、何顏復與我相見、忠順聞言亦大慚、卜石兔以應襲王故、卒然來入忠順毳幕中、長揖忠順、踞上座、藐素囊不爲禮、而忠順用事、左右服役、部落一切蔑視之、於是素囊怫然怒、瞋目視忠順、忠順目卜石兔速避去、素囊與

諸部謀曰、此後卜石兔如再來、各持挺圍忠順幕、痛毆之、卜石兔聞言、不復敢再來、忠順亦怒、卜石兔、慙、不足事、而毛明暗者、擗力克次子也、狡而儇、忠順頗暱之、明暗亦百計媚忠順、陰與素囊比、而厚賂用事、左右日交口譽之、忠順密與明暗約、將言于中國、請以王授之、而擗曾所遣坐纛鷹子、手感喇手、已入明暗所矣、總督馬鳴鑾、大同巡撫、霍鵬、相與謀曰、虜王篆在忠順所、忠順不出篆、則卜石兔爲空王、雖封猶未封也、而忠順不許婚、則

武備志

卷五十一

占度歲度 四夷四

三十一

王篆必不出、素囊不可馴、則忠順不可婚、夫虜部有變、恃忠順爲主持、今忠順內制于素囊、陰暱于明暗、婚事不能自主、王篆不復可問、將奈何、卜石兔久不得封、使使請于鳴鑾、曰、虜地之所以重必王者、爲能制市賞之權也、今必雖不王、而歲以白頭表貢、市賞不失、何用王、必爲今日、須止市賞、不開、則必王有日矣、夷語以必爲我也、總督有傳令、禁止大市、而忠順力爭以爲不可、且巡邊夷人、各自撤回、恐生它端、故貢市仍舊、而卜曾忿怨矣、自

丁未至庚戌、虜無定主、我無他奇、中外洶洶、其年
秋、鳴鑿卒、鵬亦罷去、乃以涂宗濬爲總制、汪可受
爲巡撫、是時有五路台吉者、黃台吉之次子也、於
卜石兔爲大父行、辛亥春、因素囊抗撓、忠順拒封、
乃糾集宣大薊鎮七十三酋、部落聚豐州、灘與素
囊爲難、挾婚忠順、忠順素囊耻爲所挾、亦將治兵
相攻、宗濬至、素囊輸款、宗濬詰之、謝不敢、又詰忠
順曰、爾主虜事久矣、反不能自主、耶夷使曰、忠順
年已六十餘、病深、髮白、不可婚、故不許耳、宗濬曰、

武備志

卷百二十一

占度載度 四夷四

三

婚事聽爾、封不成、非所以言恭順也、五路使亦至、
宗濬謂之曰、爾義舉也、然我在、無庸兵、夷使曰、五
路義氣憤盈、糾集大衆、能聚而不能散也、宗濬曰、
兵不罷、則曲在爾矣、使唯唯、宗濬乃調西將、勵兵
待戰、於是素囊不敢恣、至五月、忠順與卜酋聚磨
矣、五路自以爲功、欲挾大賞、宗濬不許、忠順宣言
各部曰、婚已竟、中國必請我封、姑散去、待後命、已
而老婦得少夫、大喜、引卜酋入佛寺、歷閱三王所
積金銀、蟒虎豹貂狐玉石卜酋心動、欲挾益賞、

始受封、故數月無使至。宗濬知其故、亦不遣行人、虜遣使來曰、往者婚竟、使來請封、今不遣、何也。宗濬曰、封者、爾所請于天朝者也。天朝何請焉。其計沮。九月、乃使使求封秦王。益市馬。宗濬拒不見。整軍容、試火器、使者錯愕、乃不敢言。固請見。宗濬復不許。傳諭之曰、爾卜酋將以守邊爲功乎。我將自山西水泉營至得勝堡、割而與。素囊守自得勝至新平、割而與。兀慎擺腰守自新平至新河、割而與。五路守自新河至宣鎮、割而與。白洪大守人自貢。

武備志

卷百二十六

占度藏度 四夷四

三

人自市、無煩王也。虜使大驚、又固求見。宗濬始見之、詰之曰、請封、何遲。曰、收穫未畢。又詰之曰、請封、何以求益賞。曰、卜石兔、西海窮夷、望量賜給爲養。膳。又詰之曰、前王之積多矣。卜酋實有之。何曰貧也。曰、分散各部。王實無幾矣。謂之曰、散者散矣。忠順所有、當與王子同享之。封則可。賞弗言也。夷使去。卜酋大驚。虜婦尤之曰、何自辱也。乃傳調各部。至壬子四月三枝十二部皆集。事將成。三娘子死。卜酋哀恸。諸部皆素感三娘子、號擗修齋。如是者。

兩月素囊心變、乃盡擄三娘子所蓄卜會不敢言、蓋卜會之部落皆忠順之部落也、素會一旦跳卜會一匹夫耳、素會乃遣使請曰、虜之有王、始于我父之降中國、卜石兔何爲者哉、况祖母死、卜石兔不當封、宗濬諭之曰、俺答有約、世世相傳、封王以長、今卜石兔倫序當立、三枝十一部者、莫不歸心、爾將叛盟、則皆欲聲罪致討、爾抗天朝之封命、天朝亦以兵夾攻爾、爾將安歸、素會心折、于是合詞請封、是時虜婦所遺牛馬萬餘、收放在野、故卜會

武備志

卷三十一

占度歲度 四夷四

五

以嚴寒爲詞、請回巢取衣、實掠以歸、至次年五月、乃始受封、如故事、而封素囊母把漢比妓爲忠義夫人、以其始降也、然素會日以強、卜會日以弱、貢則素會居其利、故不時至、自俺答始封以來、至于今五十年矣、高拱所言入事者、始嘗命大臣閱視、繼而卽令按臣兼之、然終以奉行鮮實、而市貢亦歲增、大同市本至七萬金、宣府市本至十八萬金、山西市本至四萬金、其撫賞各至二萬金、而鎮將私措不與焉、苦不給、則剝士以供之、而邊備日弛、

矣、故昔罄力克之、嗣封甫定、而火落赤跳梁于洮河、張家口之貢市報完、而哈不愼陰助逆于長昂、五路挾賞于上谷、而穿塞相逼、今素囊耽耽、旦夕有不可測之事、皆自弛其備、以啓戎心、而小王子者、自徙東方曰土蠻、至嘉靖三十六年、得三衛人爲鄉導、遂入犯薊鎮、稱東虜矣、至俺答入貢時、王崇古欲其并約土蠻、土蠻于俺答爲從孫行也、力能致之、俺答曰、故主也、不可必得、崇古知老把都與土蠻善、而內親黃台吉、乃令黃台吉約老把都

武備志

卷百二十一

占度歲度 四夷四

三

以招土蠻、於是亦開貢市、然數入遼東塞、李成梁以搗巢累功、封甯遠伯、今於遼薊間時入零盜、亦不大爲邊患、瓦剌自正德後、稀往來、嘗與虜戰、殺其酋、虜部每西行、輒以復讎、瓦剌爲名、大蠶食諸番西北苦之、

茅子曰、夫極盛者必極衰、天道然也、虜之據中夏、自五胡始也、至蒙古而包容八極、主蒞中州、治統之一變也、故莫弱于明、高皇義麾所指、沙漠遠遁、成祖六駕親驅、萬里絕迹、正統之際、天子以遊晏

之餘、失身虜庭、奉而歸之、惟恐其後、嘉靖庚戌、薄
京城而不敢妄冀、非常至于今、無五單于之爭立、
而叩關致貢、稽顙稱臣者、四帝五十年、雖其間不
無侵寇、而志在擄掠、一悍盜耳、天不生英雄于其
中、雖控弦數十萬、如無人焉、胡運之衰、天實爲之、
然衰極則盛、理之常也、貢市者、體極尊、名極美、而
財日浚、備日弛、丁我之盛、其衰伏焉、有所衰、必有
所盛、可不畏哉、嗟乎、使宣廟之際、朝廷有人、東勝
朔方、以及遼陽之三、盆不淪而爲虜、世廟之際、帷
幄不搆、以神武之威、佐以不世出之士、傾其巢穴、
復我故疆、則國家之盛、未有既也、昔文皇帝之窮
虜也、雖內帑竭于軍興、遺弓墮于朔野、而在天之
靈、終無悔心者、以勢無兩、威無中、我不振、則彼強、
故張皇六師、非黷武也、侵于之疆、非好大也、今之
計、亦如斯而已矣、故我詳譯語、考部落、以待有志
于斯者焉、

武備志

卷三十一

古度歲度 四夷四

美

